

安知曉
紅樓夢

安知曉著
ANZHIXIAOWORKS

芙蓉王妃

FURONG
WANGFEI

错嫁姻缘、棋定终身。
同心离居、相思成引……

张青
GQING



小说阅读网巨神级作家安知晓虐心言情经典巨制

绝对超值 完美典藏

她是天下百万难民称颂的芙蓉夫人，还是有口皆碑的绿美小姐？
她是狠戾毒辣的瑞光夫人，还是有口皆碑的绿美小姐？朝廷第一钦犯？

悦讀紀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安知晓
ANZHIMAO WORKS

芙蓉王妃

上

FURONG
WANGFEI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

芙蓉王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芙蓉王妃：全2册 / 安知晓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436-8905-3

I. ①芙… II. ①安…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1261号

书 名 芙蓉王妃
作 者 安知晓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伊艳蝶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7
字 数 41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8905-3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芙蓉王妃

目录 上

CONTENTS
FU RONG WANG FEI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1
第二章	家破人亡	18
第三章	京师两芙蓉	28
第四章	上错花轿嫁错郎	42
第五章	芙蓉王妃	56
第六章	英雄难过美人关	71
第七章	前尘往事成烟云	86
第八章	宫宴	99
第九章	美人计	113
第十章	棋逢对手	126
第十一章	芙蓉血案的真相	140
第十二章	相见不相认	152
第十三章	内忧外患	166
第十四章	风波起	179
第十五章	骨肉相残	193
第十六章	怡宁宫	210
第十七章	在地狱仰望天堂	224
第十八章	陷害	239
第十九章	温情	249
第二十章	真情流露	263

芙蓉王妃

目录 下

C O N T E N T S
F U R O N G W A N G F E I

第二十一章 爱和恨	285	第二十一章 纯粹的快乐	423
第二十二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298	第三十一章 豁然开朗	436
第二十三章 宫变	313	第三十三章 蛇毒	449
二十四章 共赴黄泉	327	第三十四章 美梦破碎	464
二十五章 世外桃源	342	第三十五章 堕落	476
二十六章 万箭穿心	353	第三十六章 英雄气短	491
二十七章 笑容是怎样炼成的	369	第三十七章 离歌	504
二十八章 苏醒	381	第三十八章 过客	519
二十九章 相敬如宾	396	第三十九章 难产	533
三十章 战乱	410	第四十章 团圆	546
番外一 番外二	571	皇上大婚记	580
皇上生辰记	580	皇上生辰记	580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皇宫，怡宁宫。

大雨滂沱，刘芙若搀扶着凤君政走进怡宁宫。女孩年纪尚小，力气不足，搀扶凤君政难免吃力。好不容易进了怡宁宫，凤君政一个踉跄，摔在地毯上。

“政哥哥，政哥哥，你怎么样了？”刘芙若慌忙坐在他旁边，小小的手吃力地扳过他的身子。凤君政脸色苍白，却不减俊逸，躺在女孩的怀里，紧闭着眼眸。雨水从他湿润的长发滑过，落在脸颊上，长而卷翘的睫毛盈满了水珠，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刘芙若红了眼睛，一声声喊着政哥哥。

凤君政睁开眼睛，“傻丫头，你哭什么？我还没死呢。”

刘芙若说道：“没死也差不多了，你看看你，跪了一天。贵妃娘娘也太狠心，她是你的娘亲，为什么还会惩罚你，她一点都不疼你。”

凤君政从她怀里坐起来，摸了摸刘芙若湿透的头发，“芙儿，对不起，害得你陪我一起淋雨。你这傻丫头，早就让你回去，你怎么不听话？”

“我回去就没人陪你了。”刘芙若说道，抓过凤君政的手，“政哥哥，你不要害怕，贵妃娘娘不心疼你，芙儿会心疼你的，芙儿也会陪着你，不让你寂寞。”

“芙儿……”少年怔怔地看着她，倏地把她抱在怀里。两个湿透的身体拥抱在一起，用他们仅有的体温温暖彼此。刘芙若心中暗暗发誓，等自己长大以后，

一定会好好保护凤君政，不会让他受到今天这样的羞辱。

“政哥哥，我去叫御医过来看看。你身上有伤，又淋了几个时辰的雨，一定要找御医看看。”刘芙若说着便要推开他去找御医。

看到女孩脸上的担忧，凤君政眸中掠过一道寒芒，淡淡一笑，“别忙活了，母妃吩咐了，不准任何人给我医治，若是知道我找御医，御医也活不了，何必白白害了别人。”

刘芙若慧黠一笑，“我也淋了雨，说是我生病不就可以了。”

“好芙儿，你快去换一身衣服，别着凉才是真的。我是男人，受点伤、淋点雨不算什么，小事罢了。”凤君政说道，“若是大将军知道你陪我淋雨，他会更讨厌我。”

“怕什么，有我呢，我喜欢你就好了。”刘芙若笑得眉目弯弯，逗笑了凤君政。

堂堂的二皇子凤君政，呼风唤雨，人人畏惧，然而，这风光背后却隐藏着太多的心酸和苦楚：他只要犯了一点错，就会被母妃惩罚，往死里折磨。从小，他仅有的温暖都会被剥夺，一次又一次地被自己母亲收走，他身边，只有这么一个温暖的女孩——他生命里的阳光。

“芙儿，有你真好！”凤君政说道。他情不自禁地亲了亲刘芙若的脸颊，心中暗暗期待她快些长大，等她长大，她就能永远陪着他。

刘芙若脸颊红成一片。

凤君政抚着她的小脸，“你再长几岁就好了。”

“为什么？”

凤君政一笑，“以后告诉你。”

刘芙若乖巧地点头，跑到内室找了一件长袍交给凤君政，“政哥哥，你快些去换，你身上有伤，容易着凉。”

凤君政点点头，进了内室换衣裳。怡宁宫是凤君政常来之地，宁贵妃留他过夜，幸好也给他准备了衣服。刘芙若回去换衣服，擦干头发回来，凤君政已换好了衣服，一个人落寞地坐在窗边，不知在想什么。

刘芙若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政哥哥，不如我们去你的宫殿吧。这里毕

竟是宁妃娘娘的地方，贵妃娘娘不喜欢你来，她若是知道，又要惩罚你。”

凤君政把小小的刘芙若拉到怀里抱着，“芙儿，你知道吗，怡宁宫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有人疼爱的，我才能忘记母妃给我的疼痛。”

“我知道。”刘芙若心疼地抚摸他的手，有些沮丧，“如果芙儿早点儿认识你就好了。”

“为什么？”

“虽然我不能保护你，可我能陪你。你受伤，我帮你上药，你寂寞，我陪你，你冷了，我会温暖你。”

女孩贴心的话，让少年冰冷的心变成了一摊温水。刘芙若早慧，虽然年纪小，却总能说一些让他觉得很贴心的话，这小小的丫头早就成了他生命中的阳光。

只是，他不敢去拥抱，怕他的母妃知道，连他仅有的珍宝也夺去。从小到大，母妃就告诉他，不能有温暖，不能有弱点，他是为了皇位而生，这些温暖的东西会成为他的绊脚石，所以，只要是他拥有的温暖，她都一一毁灭。

他怕刘芙若也会成为他曾经失去的那些人或者事物。

“贵妃娘娘为什么要那样对你？”刘芙若问。

凤君政说道：“或许，她恨我。”

“我讨厌她。”

“嘘，芙儿，小点声。”凤君政捂着她的唇，“她始终是我母妃。”

“可她对你不好，你看人人都说你残暴不仁，说你滥杀无辜，其实你什么都没做，他们凭什么那么说你，都是贵妃娘娘惹的祸，让你来背黑锅。”刘芙若闷闷不乐，“政哥哥有一颗很柔软的心，他们都看不到。”

凤君政一笑，刘芙若又自得地说：“他们看不到也没关系，你是我的，我看得到就可以。”

少年挑眉，慢吞吞地说：“我是你的？”

刘芙若说：“当然，等我长大后，我要嫁给你，所以，现在就和你说好，你是我的哦！”

凤君政乐不可支，身上的伤也不觉得疼了，这小小的丫头，温暖的话，把他所有的痛苦都赶走了，只剩下愉悦，“这是求亲吗？”

刘芙若耳根都红了，严肃地揪着他的衣襟，“就是求亲了，你不答应吗？”

凤君政好笑地看着她的手，“答应，我敢不答应吗？”

刘芙若愤愤地松了手，作势要离开，“没意思，政哥哥敷衍我。”

凤君政眼明手快地抱住她，重新将她抱在怀里，“傻丫头，政哥哥也喜欢你。”

“真的？”

“真的，凤君政喜欢刘芙若。”凤君政说，“等你长大，政哥哥三书六礼把你迎进王府。”

刘芙若脸上乐开了花，伸出小小的手，“拉钩，谁不守承诺，谁就是小狗。”

凤君政好笑地伸出手来，勾住刘芙若小小的手，“一言为定！”

翌日，刘廷进宫来接刘芙若。

前一天晚上他带刘芙若进宫，韩贵妃见刘芙若聪明伶俐，有心留她过夜，刘廷无奈，只能答应韩贵妃把女儿留在宫中，翌日一下早朝，他便来接女儿回家。

凤君政一早就抱着她到水云阁，谁都不知道，昨夜刘芙若和他一起宿在怡宁宫。刘芙若被刘廷接走，凤君政也被韩贵妃叫到宫中。

行了礼后，凤君政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

韩贵妃慢条斯理地问：“身上的伤怎么样了？”

“回母妃，已无大碍。”凤君政说道。

韩贵妃哼了一声，道：“这就对了，以后听话些，少受点皮肉之苦。”

“是，母妃。”凤君政淡淡说道。

本以为是普通的请安，话说至此，他也该离开，谁知道韩贵妃并无让他离开之意，凤君政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韩贵妃冷漠地看了他一眼，语气不悦，“昨晚，你宿在怡宁宫？”

凤君政一惊，不敢隐瞒，“是！”

“大胆！”韩贵妃怒拍桌子，“昨天的教训你都忘了？”

“儿臣不敢！”凤君政慌忙跪下。

韩贵妃怒气稍敛，“听说，不只你一个人。”

凤君政惊惧地抬起头。

韩贵妃微微一笑，“看来是真的，你什么时候和那丫头感情这么好了？”

“母妃，儿臣不敢。”

“你慌什么，这是好事。刘廷劳苦功高，只可惜人太过死板，执意拥护太子，不能为我所用，此人若是除之，又太过可惜。听说他很疼爱刘芙若，若是你和刘芙若定亲，还怕刘廷不助你一臂之力吗？”韩贵妃说道。

凤君政蹙眉，他并不喜欢把这些事情和刘芙若牵扯在一起，然而，他知道，如今他只能顺着韩贵妃，“是，母妃，儿臣知道怎么做。”

“最好是这样！”韩贵妃冷漠地挥了挥手，“下去吧。”

“是！”出了韩贵妃的宫殿，凤君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今天阳光明媚，少年举起手，阳光从指缝中透过，洒下一地温暖，“芙儿，政哥哥会保护你的。”

大将军刘廷十四岁从军，战功卓著，二十五岁加封一品骠骑大将军，戎马一生，用血汗捍卫着凤天皇朝的半壁江山。如今太平盛世，南边平定，北边匈奴朝贡多年，世间一片歌舞升平，他便还朝享受天伦之乐。

他是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也是一名正气凛然的将军，膝下有一儿两女，长子刘枫，长女刘悠若，次女刘芙若。两个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京中无人不知将军宠女。

“昨晚在宫里，韩贵妃可有为难你？”刘廷问。

刘芙若摇摇头，“爹爹不要担心，没人为难女儿。”

“没想到第一次带你进宫就被她留在宫里，下次爹爹不敢再带你赴宴了。”

刘芙若说道：“爹爹，我真的没事。”

一路上，刘芙若都很沉默。刘廷好奇地问：“芙儿，你有心事？”

刘芙若犹豫良久，咬了咬唇，“爹爹，为什么你不喜欢二皇子？”

“为什么这么问？”刘廷挑眉，看着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

刘芙若说：“政……二皇子少年英才，文韬武略样样精通，为什么爹爹要帮

太子，不帮他？”

“芙儿，谁在你面前说这些事的？”刘廷脸色顿变。

刘芙若道：“我是你女儿，这些事又何须别人告诉我。”

刘廷抚了抚刘芙若的头，“外头传二皇子残暴不仁，的确失之偏颇，爹不傻，并不是看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可是，芙儿，韩家势力过大，二皇子被韩贵妃控制，没有实权。他日若是二皇子登基，外戚专权，对朝廷、皇室而言，都是一件祸事，所以，爹爹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登基，太子才是正统。”

“爹，这不公平！”刘芙若咬唇反驳，“韩贵妃又不疼他，他是韩贵妃所生又不是他能选择的，爹爹怎么能因为他是韩家之后就否定了他。”

“芙儿，朝廷的事，你不懂。”刘廷说道，心下颇感惊奇，他这小女儿性情疏淡，早慧聪颖，从不把什么放在心上，怎么会对凤君政的事情如此上心，“芙儿，你……”

“我是不懂朝廷的事，可是我知道……”刘芙若欲言又止，“算了，我也不为难爹爹。”

“你认识二皇子？你怎么认识的？”刘廷不悦地问。

“他以前来我们家里时我就见过了。”刘芙若有所保留地说道。刘廷蹙眉，刘芙若一贯是爱笑的，不管什么时候都带着淡淡的笑意，如今，小小的脸蛋上却是一片寒霜。

看来，他们不只是认识这么简单。

“芙儿，以后少和他来往。”刘廷淡淡地警告。

刘芙若一笑，并不应答。

转眼间，已到隆冬，今年的天气十分冷。

刘将军府在城北，楼台水榭并立，假山怪石嶙峋，环形走廊，玉石台阶，景景相映。夏季满池芙蓉飘香，艳丽妖娆，暮冬雪梅凌寒独开，丝丝清香。这所府邸不似一般将军府那般匠气浓重，反倒是一片春意浓浓，诗情画意暗蕴其中。

正逢暮冬之际，后花园里寒梅迎风怒放，寒风吹过，花瓣飘落，一片粉红花海的世界。绝美风景中，两名女孩在仰面感受着诗样情怀，朵朵花瓣落在脸颊，

竟瞬间失色。

个子稍高的女孩十岁上下，穿着桃红花袄，肌肤雪白晶莹，吹弹可破，眉间婉约，沉静秀美。微矮的女孩八岁上下，魅惑迷人，那张粉脸宛如精工雕琢，灵气十足的瞳眸透着几许慧黠。如此粉妆玉琢的娃儿，长大之后必是艳绝天下的美人儿。

“姐姐，这阵花雨来得好，要是能常开该多好。”灵动娃儿轻笑着，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欣赏着美景，一点也不怕这逼人的寒气。

“傻芙儿，越美好的事物消逝得越快，哪能常在，寻常人的痴心妄想罢了。”刘悠若也笑了，秀丽的容颜依稀能看出日后的花容月貌。她带着宠溺的笑，扬起手心，一片粉红如雨般下坠。

“娘亲说，初雪快来了，到时候可以叫哥哥骑马到郊外畅玩一回。听说寒水崖的梅花也开得很艳丽，不比府中差。”

刘悠若宠爱地点点她的俏鼻，“你想看寒水崖的冰芙蓉，让爹移植一两棵回来，何必年年冒着积雪去看，还只能看到远景。”

刘悠若爱梅成痴，刘芙若喜芙蓉成狂。寒水崖的冰芙蓉品种难得，盛开在悬崖峭壁上，花儿洁白纯净，如少女般纯真可人，白雪纷飞时刻，与天地同色，是寒水一绝景，年年冒雪观花的人数不胜数。

“一两朵形单影只，怎堪比崖上朵朵簇簇，别样风采。”

“都是你有理。”刘悠若笑语，转头看见一抹熟悉的身影步入后院，忙笑脸相迎，“爹爹……”

刘廷面带慈祥，却又沉稳大气，军人的威严显露无遗。见女儿在雪中赏梅，他忍不住轻责，“悠儿，芙儿，小心冻着了，多加几件衣服才是。”

“爹爹，这天还没变呢，正是戏梅的好时光，你也陪芙儿一起玩。”刘芙若笑着拉过他的手，作势要走。

“爹爹这把老骨头，要被芙儿你弄散了。”刘廷笑着说。

“爹爹有事找我们吗？”

刘廷拉着两个女儿的手，暖暖地握在手心，驱散着逼人的冷气，轻声笑语，“没事就不能找我的宝贝女儿吗？”

“爹爹，哥哥要吃醋了，昨儿他嚷着要把这梅林全砍掉，要把芙蓉池填了，说爹爹太偏心，都不疼他。”刘芙若告状，刘悠若也微微笑了。

“大男儿家的，哪要爹疼，摔几个跟斗就长大了，明儿让他舞剑，不合格就家法伺候。”刘廷肃然说着。

对女儿和儿子显然是两套不同的标准，女儿娇嫩，他宠爱至极，恨不得把天下奇珍异宝全捧到她们手心；儿子要保家卫国，继承刘家男儿热血，从小就异常严厉地训练，不容有失。三个孩子，哪个不是他心头宝，只是儿子多了责任，所以不得不严厉。

刘悠若和刘芙若听了这话，笑得快乐至极。刘枫看来又有一阵不好过了，姐妹俩隐约有点幸灾乐祸。谁让刘枫打不过刘廷，只能欺负妹妹，以除怨气。

“明儿楚王府有宴会，爹爹要去会几个老友，悠儿，芙儿，谁跟着去？”

“我不去，我要和娘亲进宫。”刘芙若慌忙推了。她不喜欢和旁人应酬，宫外所有的宴会从不出席，唯独宫中的宴会，她定会随着刘夫人进宫。

刘廷从几个月前察觉到刘芙若的反常就开始对她上了心，也知道她为什么喜欢往宫里跑。他试着阻止过几次，刘芙若闷闷不乐，他终究太疼女儿，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了她。

刘悠若为难地说：“女儿身体有些不适，恐怕不能陪爹爹赴宴。”

刘廷问：“怎么了？”

刘悠若说：“有些头晕，不想出去。”

刘廷看向刘芙若。

刘芙若缓缓一笑，“知道了，爹爹，我陪你去，下一次进宫，你可不能不带我。”

“成交！”

华丽的马车上装了暖炉，暖人而舒适。刘芙若一身沉香色水纬罗对襟衫儿搭着玉色罗裙，娇俏迷人。她兴致缺缺地撩起华丽的珠帘，瞄了两眼就放下。除了去皇宫和寒水崖，她不大出府，平时多是留在府里，极少涉足市集，常听府中婢女提起府外如何如何，却勾不起她的兴致。

若有时间，她宁可和哥哥一起读书，和娘亲一起下棋，又或许一人在芙蓉池边享受清香宁静。府中一片诗情画意，对她来讲是世外桃源，阖家和乐，无拘无束，她最是喜欢。

那似樱桃般的红艳小嘴，此刻正轻咬着，显出她的不耐烦。一旁的侍女伶俐地说着笑话逗她开心，刘芙若听着只是敷衍地笑笑。

马车停了下来，侍女先行下车，搬来一个矮凳，刘芙若踩着矮凳，娇小白嫩的手被刘廷牵在手中。

他笑着点点刘芙若的俏鼻，宠溺万千，“开心点，就一次宴会而已。”

“是，爹爹！”刘芙若乖巧地应着。

慧黠的眼眸半闭，藏了真正的情绪。冷风冻人，不若马车暖和舒适，朱红门，金黄字，两尊大狮子在门口两边，威风凛凛。刘芙若轻扬着笑脸，看着里面走出一名中年男子。

男子贵气逼人，藏青色的长袍简单大方，一脸笑容迎了出来，“刘将军，欢迎至极，欢迎至极啊！”

“云王爷，别来无恙！”刘廷笑吟吟地打招呼。

“真是蓬荜生辉！”云王爷热情地招呼着。

看见旁边的刘芙若，云王爷惊叹道：“好俊俏的女儿，想必这位就是令千金吧？”

“对，小女刘芙若。”刘廷捏捏刘芙若的手。

她仰起脸，娇声笑着问安，“刘芙若给王爷请安，王爷万福！”

“呵呵呵……好伶俐的丫头，来来，将军请！”云王爷一路领着他们到盛宴处。刘芙若眉间沉静，脚步稳重，不惊不惧，不好奇王府中华美辉煌的一切，不急切，不张望，只是安静地跟着刘廷的脚步。云王爷暗叹着，这轻灵碧玉般的人儿，长大后不知是何等绝色与风采照人，不禁想到自己的女儿也是这般灵秀之人，心中不免骄傲起来。

几位身份尊贵的官员早就等在那里，一看刘廷过来，纷纷打着招呼。几名虎将威风凛凛，刘芙若一一见过他们，始终带着微笑，文雅礼貌。

众多官家子女在席。官家宴会带儿牵女是常态，一来可以见见世面，二来可

以寻觅未来亲家。她轻笑，爹爹的目的明显没有第二项，否则为何不介绍她认识其他官家少爷，反而带在身边护着，唯恐有人觊觎。端庄的用餐礼仪，无可挑剔的微笑，刘芙若掩饰着心底滋生的无聊和烦闷。

隐约听见他们谈论起如今朝廷的立储风波，太子无能懦弱，四位王子虽都很年轻，却竞争激烈，朝廷现今一片风声鹤唳，大有惊变之势。刘芙若着实听得无聊，便和刘廷说了一声，到花园散步去了。

后花园，满池芙蓉在寒冬中盛放，粉红中带着点嫩黄的色彩，娇羞地展示着自己的风姿和婀娜，美丽至极。池中还有纯白洁净的冰芙蓉，秀色迷人。

刘芙若激动地凑近花池，轻声赞叹，家中芙蓉早就枯萎，一池冷清，可这里的芙蓉却开得如此美艳。玉池碧阶，她提步而上，娇嫩的手在池中搅动一池春水，碧波涟漪，冰凉的池水冻得手通红，她却越发有趣地玩弄着。闻着暗香，刘芙若轻笑开怀，一扫刚刚的沉郁，顿时，芙蓉较之失色，映入池底的笑脸娇艳绝伦。

殊不知，她如此娇笑连连的万般风情落入不远处楼亭中一少年的眼中。少年俊秀挺拔，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似海深沉，剑眉挺鼻，一身纯白的衣袍衬得他清华俊逸，如风润泽。少年年纪不大，十四岁上下，全身却隐隐透出凌厉之气，俯瞰天下的气质已见雏形。

他略感惊艳，蓝天白云，人面芙蓉相映，眉目含情，似幽静兰花，似临风芍药，如润露牡丹，满池芙蓉比之不及一分，美丽却又不失童真。

似有如火视线紧逼，刘芙若抿唇，微微抬头，毫无掩饰地撞见对面亭台上少年的深沉瞳眸，两人同时一怔。刘芙若笑容轻轻敛去，在俊挺少年身上打量。对方气质不凡，风度翩翩，一看就知非池中之物，刘芙若暗自回想起刚刚宴会上，众多官家子女中并无他的身影，他是何人？

他年纪和她的政哥哥相差无几，刘芙若暗暗把他们作比较，觉得她的政哥哥更俊逸，更风采照人一些。

刘芙若含笑起身，优雅地整理衣冠，缓步下了台阶，往凉亭而去。少年看着她渐行渐近的身影在寒风中迎立，宛若瑶池吐蕊含芳的一朵芙蓉，圣洁而清华。她走进亭台，也走进如冰天地，暖了一角。

“小姐有何赐教？”少年见她笑意盈盈，已入凉亭。

“打发无聊时间而已。”石凳上铺了深红软垫，隔绝了寒冬冰冷，暖暖的。刘芙若坐着，见棋局上黑白两子正对峙，厮杀甚猛。

“小姐懂棋？”少年坐到对面，凛冽之气消尽，如春风般和煦，此时微讶，想不到个头不到他肩胸的娃儿，才八岁上下，便能懂得其中学问。

“略知一二。”她谦逊地答着，稍微看了一圈，抬起头来，笑问：“公子是府上人？”

“小姐又是谁家千金？”他不答反问。

“我？远方客人。”刘芙若轻笑。

“我亦远方客人，同小姐一样，消磨时间而已。”

刘芙若秀眉轻展，状似无意地轻喃，“这府上主人真不懂待客之道，竟让两位远方客人深感无聊，这宴会，失败！失败！”

少年轻笑，“既是无聊，小姐可解在下疑惑，这棋局，该何解？”

刘芙若看了一眼，红唇微翘，煞是可爱，她纤指一动其中一枚白棋，整个棋局顿时活力四射，起死回生。

少年大讶，不可置信地看着棋局，暗自钦佩。他苦思冥想许久终不得要领，没想到一个娃儿随手动动，一招便反客为主，逆转乾坤。

“既然小姐精通此道，战上一局如何？”

刘芙若抬头望去，精灵的眼眸转动一圈，锁在他腰间明玉上。她闻着满庭芙蓉清香，开口道：“既要战一局，公子的赌注是什么？”

“赌注？”少年不解，眯起双眼，如兵刃般寒人。

刘芙若视而不见，依旧笑语，稚气十足，“没有赌注，显得无趣，公子若想下棋，本小姐就赌你腰上的那块玉佩，如何？”

少年一震，炯炯有神的大眼迸出怒火，微怒地瞪着对面轻松闲适的娇娃。她谈笑间字字凌人，看似温润如玉，实则霸气凛然，这样的娃儿，要他腰上的玉佩？她可知，这玉佩是他用以定亲的信物？

“公子既有不舍，那就罢了，不强求。”

摆明是暗讽他胆小怕输，少年敛去怒气，反笑了，心底一股冲动让他解下了

腰间玉佩。这块玉佩通体碧绿，隐隐透明，实是一块罕见绝品。少年轻拂玉佩，余温尚在，似乎很舍不得这块玉佩，眸色中闪过一道回忆，“小姐，赌注已在，是否归小姐所有要凭本事，不知小姐赌注为何？”

刘芙若绽开笑颜，随手拉出挂于颈项间从不离身的玉坠。这块玉坠浅绿绕着深绿，中间一抹殷红，是一朵艳丽清润的玉芙蓉，也是世间少有。

“这个，配得起公子腰上的珍宝，然而，我无须解下，因为你根本拿不到。”刘芙若挑衅地看着他，自信满满。胸前的玉芙蓉夺目照人，与她相映，别有一番风采。

少年也不计较，两人开始凝神在棋局上厮杀。刘芙若棋艺师承母亲，平常闲来无事，常陪姐姐、母亲下棋，棋术甚精。少年也是自小学习此道，棋术比之刘芙若，也不拙。

一来一往，棋逢对手，互不相让，只有风中吹送的旋律在轻扬。

片刻之后，刘芙若轻笑，“你输了！”

少年不可置信地看着一盘死棋，深感挫败。竟败得如此之快，他心中不免有些不甘，微微蹙眉。刘芙若把他的玉佩收在手心，扬了扬，“归我了。”

玉佩名贵，润泽含温，一面是栩栩如生的龙姿，一面雕刻着“东方”二字。刘芙若低头寻思，她虽极少出门，却听得爹爹姐姐经常讨论京师权贵，印象中并无以“东方”为姓又是王府入幕之宾的，她暗自奇怪。

少年见她深思不语，玉佩已归她所有，再拿回也没什么意义，他便也释怀，“玉佩已归小姐，可否告知芳名？”

刘芙若一笑，“区区一个名字，不足公子挂齿。这玉佩，我暂时替你保管，他日有缘，能在棋局上赢我，必定归还。”

少年也不强求，谦逊相询，“可否请问小姐，在下自认棋艺与小姐不相上下，到底输在哪里？”

刘芙若微笑，暗自佩服，这才是君子风度，“公子棋艺远胜于我，输在兵法。”

“兵法？”

“下棋如同行军作战，部署谋划亦合乎兵法，公子输在此道，非输在棋艺